

浅论脸性社会中真实性的消亡与主体能动性的重建

王丹

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 青海西宁

【摘要】本文主要从数智时代“脸性社会”的真实性消亡作为主要切口，指出在大模型时代“脸”脱离了原有的伦理内涵，失去了“他者之脸”所蕴含的生命痕迹，成为鲍德里亚视角下的“超真实符号”，主体在追求看似“自由”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功绩社会的自我剥削，通过拉康所言的“他者的欲望”来建构的身份认同。本文尝试从心理层面与精神角度来分析脸性社会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成因并进行反思，同时借助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来叩问“数字洞穴”中人的主体性启蒙，这并非是单纯的批判技术，而是通过反思去追逐真实，而不是放弃它。

【关键词】脸性社会；超真实；功绩社会；数字洞穴

【收稿日期】2026年2月18日

【出刊日期】2026年3月31日

【DOI】10.12208/j.ssr.20260093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mise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e agency in a face-based society

Dan W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mise of authenticity in the "face-based society" of the digital age as its main entry point,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era of large-scale models, the "face" has detached itself from its original ethical connotations, losing the life traces inherent in the "face of the other," becoming a "hyperreal symbol" from Baudrillard's perspective. Behind the seemingly "freedom" pursued by the subject lies a self-exploitation within a merit-based society, constructing identity through Lacan's "desire for the o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reflect on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causes behind the face-based society from a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perspective. Simultaneously, it uses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in Plato's *Republic* to quest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cave." This is not merely 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but a pursuit of authenticity through reflection, rather than abandoning it.

【Keywords】 Face-based society; Hyperrealism; Merit-based society; Digital cave

1 脸的真实性消亡了吗？

在大模型生成数字面容的时代，滤镜美颜以及技术所塑造的脸呈现出刻板化的审美状态，数字面容里承载的是一种被资本建构的美学标准，因为数字面容是可以美化与重塑的，数字面容经过“还原”美貌呈现出理想化的脸，“还原”美貌后的个体使自我形象与前台形象展现出一致的效果，实则本质上还是无法逃脱戈夫曼所提出拟剧理论，只是场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在网络空间中呈现被“还原”后的个体。但是仔细去想“还原”的本意是回到原始状态，我觉得可以称为纯粹的、具备生命状态的面容，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原”可以还？大模型产出的模板应用到个体，首先丢弃的就是独属于自我的个性，独特性的丧失就体

现在以本身美化过或者没有美化的照片为基点，放入所有人适合的统计模型中进行生成，它更像是个容器，是个可以容纳万千脸的容器，但却容纳不了独特性，有时候生成的脸更多情况下是符合自己内心想象中的脸，并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像“真实”的自己，而是要用“拟像”来代替“本体真实”使主体获得认同，当我们在一次次“还原”美貌的过程中，其实是在用更隐蔽、更驯化的标准审判那个有缺点、有生命痕迹的脸，我认为还原前后的脸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消解真实，前者是生物意义上的脸，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所提到的“汝不可杀人”带有伦理意味的他者之脸^[1]，在列维纳斯看来，一个人的脸是脆弱与赤裸相交织的，在这背后是一个个体生命所

经历的一切,是苦难与幸福并存的,因为脸是没有衣服布料可以遮蔽的,而“还原”后的脸是抹去皱纹与岁月沉淀后的符号模型,没有生命历程,是可以无限次修改的数据产物,就如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所提到的“超真实”^[2],拟像理论中推翻的是传统哲学里的现实和表象之间的二元对立,它是拟像第三序列里的核心特点,第一序列是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段时期,遵循的是自然价值规律,复制与模仿现实和自然,第二序列是生产,顺应资本主义的市场价值规律,典型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符号价值超越本身的使用价值,而第三序列就是仿真,是当下大模型时代里生产出的超真实,即模型构建真实,从感知层面对“真实”进行了消解,贝尔廷也从脸与面具的融合角度去分析肖像作品中的面孔,他认为这些面容中充斥着僵化与呆滞,不具备自我个性,更没有充满生命力的鲜活感的脸,他认为“一个人通过自我的脸来展现自我或掩饰自我,有生命的脸也在不断制造出一种表情式或面具式的再现,所以在媒介演变的过程中无论是电影中的形象建构,还是摄影镜头下定格的瞬间所形成的鲜活面孔,都无法从面具的枷锁中逃离,逐渐走向面具与人脸的融合。”^[3]所以无论是本雅明笔下机械复制时代中光韵的消失,还是罗兰·巴特在《明室》中强调摄影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个体,是确认它所表现出来的事物在不同的光线交织下锁定的一刹那^[4],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种主体层面上的本质存在,是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是粗糙黝黑的皮肤,是眼底流露的悲伤,是生命个体的不完美经历与其所具备的纯粹意义。那么我想对脸真实性的思考也不能单纯局限于批判技术与符号这一层面,而是应该放在人类社会与历史的长河中去挖掘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深刻内涵,从主体性出发叩问自身为什么甘愿沉沦于对这场情感数字劳动中对脸不断的进行建构,主动参与背后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结构也是我们必须去探寻的。

2 功绩与欲望交织下的自我剥削

如果仅仅从技术层面看待真实性的消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其背后是功绩社会下欲望与剥削并存的主体意识,数字时代下的自我剥削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实践,在追逐超真实“脸”的背后并非简单的从众心理与虚荣本性,而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描述的“功绩社会”^[5],他与“规训社会”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偏向于“你不能这样做”,外部监视与惩罚告诉每个人“你这样做才会成正确的,独立的自己”,而“功

绩社会”中的主体不是被压抑的个体,使自我选择沉沦与优化的个体,主客体的位置颠倒了,客体成为了主体,这也是为什么资本能够利用人性心理来精准定位个体需求的原因,因为主体认为“我”有绝对的对“脸”进行建构,并明确地知道这是“做独立的自己”,我是独立的个体,而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将主体死死封印在永不满足的“完美”镜像中,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二者在某种意义上互相转化,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自我”其实是想象中的自我的展现,是一键磨皮后看不到的毛孔痕迹,是精心设计生成的高频顶,是精致到调整数值的大眼与瘦脸,我们“自由”了,自由到一次朋友圈与抖音的发布都变成了对“脸”的绩效评估,从点赞加评论加转发的数量中完成对自己的考核,我们并不是百分百不知道那是“超真实”的、被建构的面容,只是体现在外部的“功绩”逻辑在我们不断接近“超级真实”的过程中激化了内心存在的欲望机制,正如拉康的欲望理论中认为的“欲望是存在与匮乏的关系,”欲望本身永远不知道主体想获取什么,因为可能性是无限的,所以追求“完美脸”的本质是想要去占据他者欲望中的位置,欲望不是自己凭空出现、自己生成,而是诚如拉康^[6]所言:“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在脸性社会中“自我”与“自由”是一种悖论,当个体生成某种风格的脸时,这种动机下自由已被消解,但是欲望仍在,我们依旧渴望占据他者欲望中的位置,来建构以“脸”为主导的身份认同,于是功绩与欲望开始循环表演。在“数字脸”当中进行无意识的欲望释放并乐此不疲,在“脸性社会”中琳琅满目的“ai生成风格”在召唤看似“自由”的个体,个体不能以需求的形式完全表达清楚欲望,因为自己有时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拉康认为“幻想是欲望的支撑”,只是一味地在功绩社会中压榨自己,成为“自由”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需求和欲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关系,“脸”恰恰是这种双向交织关系中最有力的展现形态,它比纯粹的“规训”更坚实,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无限想象的空间,也可以说是个体的幻觉,用自由的名义行使剥削的权利,这一系列过程中表面充斥的是“多元”与“自我”的表达,实则是功绩社会中权利机制在“鼓励”个体去成为自我,承认自我。

3 重建主体性—从内在超越中追求真实

从“脸性社会”中脸的真实性消解到功绩社会中的自我剥削,映射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7],从古希腊洞穴变成了“数字洞穴”,洞穴中的

囚徒是我们每一个人，洞穴墙壁中的影子就是经过想象与编码后的“拟像”，也是个体内心的欲望投射，而举着木偶进行表演的那些人则是这场荒诞世界中的“导演”，是资本，流量，审美霸权等各种“符号”，逃离洞穴的人，则是在数字裹挟时代下愿意进行批判思考的人，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主体性启蒙？批判技术的同时，叩问自己，我们并不是要从技术中逃离，而是在“数字洞穴”隐喻的背后获得一种精神层面的洗礼与思考，我认为这是一种留给每一个个体精神的空间。柏拉图认为“太阳”是最真实与纯粹的，太阳是一个绝对的完美的理念，是万物存在的真理源头，但是我认为关键不是看见一个“太阳”（真理），而是在意识到触及不到太阳时，依然选择追寻，选择这份存在的意义，只有找回主体性，才可以正视欲望，而不是沉浸在“他者欲望”中来剥削自己，因为在数字洞穴中，认知的惯性是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的枷锁，真实令人不安，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当脱离洞穴的人回到洞穴后告诉他们真实的世界，没有人相信，其实也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建构的身份认同可能会被消解，所以思想与精神上的追逐是一种带着反思与审视的生命姿态去抵御数字洞穴中的“绝对真实”，通过自觉的“反思理性”实现“个体本位”向“自觉类本位”的跨越，正如在《数智时代现代人人生存异化的哲学反思》中提到的：“针对现代人人生存异化的主观遮蔽和客观境遇，类哲学作为前导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可以帮助现代人构建起走出“数字洞穴”的自觉意识，进而摆脱超现实的“量化世界”的前目的性的发展模式的消极影响。”^[8]在这里我也想大胆的批判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观点，他认为在象征交换中真实与想象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超越的真实，也没有现存的真实^[9]，其实他在承认真实与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承认了现实中是存在真实的，所以在我看来，主体性的重建才更为重要，我们不能从简单的乐观与悲观角度，真实与想象中去放弃二元对立，而是应该去尝试克服它，从反思中留有空间的去追逐真实，而接纳不完美的脸，这才是重塑主体意义的第一步。

4 结语与反思-成为数字时代里的西西弗

脸性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远远不止是功绩社会中的自我剥削与“他者欲望”，而是在清醒认识到脸性社会真相本质后陷入的痛苦，那么这些具有主体性

与批判色彩的人是否会陷入虚无？加缪有一个十分严肃的哲学命题就是死亡或自杀，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意义，在满足欲望的背后其实也藏着某种意义，但是这个世界往往会以一种非理性或者说沉默的方式来对待你，逃出洞穴的人再次回到洞穴后告诉大家真实到底是什么？他可能会面临死亡又或者被认为是疯子，所以世界其实是无序的，意义是主体赋予的，逃出洞穴的这个人可能会陷入一场巨大的荒诞，而数字时代的西西弗就是意识到了这种荒诞并且要选择坚持下去，在数字荒诞中保持反思精神，我想我们不可能把巨石固定在山顶上，但是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动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主体性，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斗争本身可以使一个人内心感到充实，而我在认清了社会现象中存在的本质后，我想我也是幸福的。

参考文献

- [1]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M].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 [法]让·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 [德]汉斯·贝尔廷:《脸的历史》[M].沈语冰、庄乾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4] [法]罗兰·巴特:《明室:摄影札记》[M].赵克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5]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 [6] [法]雅克·拉康:拉康文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7]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8] 贾云飞,吴宏政.数智时代现代人人生存异化的哲学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6):156-163.
- [9] [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